

魏忠贤

—— 阉魁巨蠹

WEI ZHONG XIAN
YANKUIJUDU

章诒廉 著



W
Z
X



长江文艺出版社

(鄂)新登字 05 号

魏忠贤——阉魁巨蠹

©章洁廉 著

责任编辑:张正平

封面设计:刘福珊

责任校对:朱久山

插图:方隆昌

责任印制:周铁衡

出版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 33 号)邮编:430022

发行者:长江文艺出版社

印刷者:武汉第二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插页:3 印张:17.25

版 次: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455 千字

印数:8 001—14 000

ISBN 7—5354—1333—1/J·1092

定价:20.00(简精装)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

魏忠賢聞听心头如
同撞鹿垂手侍立一
旁不敢越雷池半步



白牡丹款步走上
前来袅袅婷婷给
小皇帝道了万福



魏忠賢從袖中抽出兩條長五尺之白綾挂于房梁之上

魏忠賢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据正史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真实地再现了明王朝宫廷内幕，揭示了明朝亡国的惨痛教训。

明朝末年，君昏臣奸。一介草民魏忠贤，因嗜赌成性被赌徒阉割，浪迹京城。他得堂兄魏朝帮助，隐瞒实情混入宫中当了太监。唯恐真面目败露，他先勾搭客氏杀害堂兄魏朝，又施计博取天子欢心，平步青云，历经四代帝王，爬上“九千岁”高位。

魏忠贤大权在握后，大肆网罗亲信，假传圣旨，排斥异己，制造了震惊朝野的“挺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三大冤案，迫害宫妃，残杀忠臣，大开内操，私织甲兵，并以孔子再生自居，撰《三朝要典》伪史，为自己树碑立传，明目张胆地搜刮民脂民膏，广建生祠祝庙，置黎民于水火，设诏狱乱朝纲，玩圣上于股掌，视人命如儿戏，致使朝野上下奸贼横行，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明思宗朱由检识破了魏忠贤篡权阴谋，逼他阜城县投环自尽。

本书勾勒了魏忠贤罪恶的一生，笔到之处，触目惊心，设情布局，环环紧扣，宫廷轶事，桩桩逼真，情景交融，颇具匠心。

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
东西，毁灭给人看。

——鲁迅

炎黄子孙昌，
悲剧喜剧唱。
千古遗恨事，
雅士俗人赏。

——作者

目 录

第 一 章	朱翊钧十岁登帝位 冯太监阴谋除首辅	1
第 二 章	葛守礼善劝张居正 朱希孝怒审王大臣	19
第 三 章	争国本梟雄结冤仇 立太子东林尝胜果	35
第 四 章	魏忠贤混入景阳宫 王贵妃失宠黄泉路	58
第 五 章	魏太监东宫结伴食 磁无赖著书遭错碟	81
第 六 章	郑贵妃阴谋杀太子 皇父子无奈斩张差	102
第 七 章	满洲国誓师伐明朝 八旗军奋力杀杜松	133
第 八 章	尚间崖兵败走马林 范文程设计斩刘綎	158

第九章	郑贵妃移宫长久计 朱常洛登基一月亡	179
第十章	移宫案逼走李康妃 众大臣拥立朱由校	201
第十一章	传假旨二奸杀魏朝 逛妓院皇帝纳贵妃	224
第十二章	杨国舅投靠魏太监 魏厂公献媚杨贵妃	246
第十三章	朱由校偏信弹劾疏 王太监冤死诏狱底	266
第十四章	开内操嘉奖奸夫妇 干朝政残害众嫔妃	285
第十五章	图报复残杀二赌友 泄私愤廷杖万侍郎	309
第十六章	乱廷杖逼走叶首辅 骗皇帝狂剿东林党	330
第十七章	拜干爹依附假太监 灭东林借口失封疆	351
第十八章	定阴谋冤杀熊廷弼 兴诏狱逮捕六君子	371
第十九章	施毒计恶徒得假供 违法纪良臣遭极刑	388

第二十章	史可法冒死探诏狱 李三才执言呈奏章	405
第二十一章	黄尊素离间奸阉党 魏忠贤扳诬七君子	427
第二十二章	颜佩韦武救周顺昌 众百姓怒打狗缇骑	440
第二十三章	五义士殉义葬虎丘 七君子尽忠聚京城	456
第二十四章	潘汝桢督建永恩祠 屠木匠巧戴神像帽	473
第二十五章	马屁精建祠骗天下 陆万龄抬孔乱朝纲	487
第二十六章	朱由检登基中极殿 魏忠贤吊死阜城县	509
尾 声	圣旨下严惩奸阉党 天子令追封众忠臣	532
跋：	潜心撰写历史小说的作家	杨明渊 542

《醉太平小令》一阙。词曰：

明朝末年，太监专权，内外勾结党派见，害忠良万千。阉益奸，官愈贪，百姓怨。图报复，杀无辜，千古鲜！奸似忠，忠似奸，君昏庸，亡国难免！

第一章 朱翊钧十岁登帝位 冯太监阴谋除首辅

明成祖朱棣，把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从永乐四年至永乐十九年，历时十有五年，终于在北京城里盖起了世界上最雄伟的长方形的层叠式宫殿。

明朝的北京宫殿，有外城、内城、皇城和紫禁城，周围四十里，占地七十二万平方米，有宫室九千多间，设大城门九个，飞檐雕梁，虎踞龙盘，凤楼麟阁，宏伟壮观，山水亭台，错落有致，金光瑞气，辉煌古今。

外城正南永定门、内城正南正阳门、皇城正南承天门、紫禁城正南午门，和外廷的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与内廷的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以及北门的玄武门、万岁山的中峰，都在一条中轴线上。

奉天殿皇帝宝座的中心，也在这一条中轴线上，象征皇帝位居一切之中，高出一切之上，是天下的主宰，唯我独尊。

内城、皇城和紫禁城里，有整齐对称的街道和宫室。北面万岁山五峰，是开挖护城河、南海太液池的泥土堆积而成，犹如紫禁城背后的一座屏风，企图长治久安，皇位永固。

紫禁城正南午门头上，有一座五凤楼，高出北京全城居民的房屋。五凤楼重檐飞翘，气势雄伟。进入午门，有五座汉白玉砌成的石桥，谓之金水桥。金水河清澈见底，在紫禁城里淙淙流淌。过了金水桥，踏进奉天门，便来到最神圣的奉天殿。

奉天殿，俗称金銮宝殿，黄瓦红墙，巍峨壮观。宝殿正中摆设有金光灿烂、雕刻精美、九龙盘绕的皇帝宝座。金銮宝殿与皇帝宝座，就是皇权的象征。

明朝末年第十三代皇帝朱翊钧，靠巧言取宠，掌握了皇权。他根本不是穆宗皇帝朱载堉的陈皇后所生，既不是嫡子，又不是长子。他是李贵妃生下的皇三子。只因他六岁那年，看见穆宗皇帝在紫禁城里骑马奔驰，就机灵地跪伏御道，大胆地拦住马头，磕头谏阻道：

“父皇乃天下人主，龙体贵重。今日驰骋宫中，倘若摔下马来，如何是好？”

穆宗皇帝闻奏，龙心大喜，呵呵笑道：

“皇儿孝心甚佳，定能以孝治天下也！”

故而朱载堉当即册立六岁的朱翊钧为太子，是谓皇储。

四年以后，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登上了皇帝宝座，是谓神宗，当时人称小皇帝。

小皇帝朱翊钧登基，改元万历，发生了内廷与外廷之争，次辅与首辅之争。这是因为内廷太监冯保要掌司礼监，外廷次辅张居正要当首辅的缘故。

于是，冯保与张居正内外勾结，密函往来，设计排挤首辅高拱与太监陈洪。

高拱年过花甲，中等身材，浓眉深目，方脸高鼻，一副大胡须白如银丝。他性直孤傲，视奸如仇，爱忠如宝。他曾举荐陈洪掌司礼监，又曾奏请不让太监参预朝政，要求内廷司礼监把大权归还给外廷内阁，并吩咐御史和给事中，联名弹劾奸佞弄权的太监冯保，然后由首辅拟票驱逐冯保。

次辅张居正闻知此事，阳为支持，暗通冯保，敦促冯保驱逐陈

洪，好让自己取而代之。

高拱探到蛛丝蚂迹，怒目责问张居正道：

“阁下送进内廷的密函，有何国家大事？凡属国家大事，应同外廷阁臣商议，为何要付诸内廷太监？你身为次辅，难道忘记了不准太监参预朝政的祖训么？”

张居正受责，不觉面红耳赤，勉强一笑，避而不答。

这种内廷与外廷勾结、次辅与首辅争权的斗争，正是明朝阁臣制度的产物。

明朝以前的历代皇帝，建立宰相制度，是想用宰相辅佐帝王。凡是“明君善于择相，贤相竭诚事君”的朝代，都被人们称作“太平盛世”。唐太宗李世民与宰相魏征的故事，已成为流传千古的美谈。但是，帝相不和者有之，比如“伊尹放太甲，成王疑周公”的故事，众人皆知。至于相权压倒帝权者亦有之，比如霍光、曹操和司马昭的故事，家喻户晓。

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历史经验，决心改革旧制，果断废除了宰相制度，由皇帝直接统驭六部九卿，即吏部、礼部、户部、兵部、刑部、工部和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翰林院、国子监、光禄寺、太常寺、太仆寺、鸿胪寺，集大权于皇帝一身，以维护和巩固封建的君主专政。

朱元璋大权独揽，日理万机，就需要找些信得过的文人，替他分担文字工作，帮他处理日常事务。这些代替皇帝办理机务的人，叫作大学士，又称为阁臣。朱元璋虽然用“阁臣制度”代替了“宰相制度”，但人们仍旧把“阁臣”看做“相臣”，把“入阁”看作“拜相”。宰相实存而名亡。

过去，宰相位极人臣，官居一品，广设府属，所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也。现在，阁臣则以笔墨见长，只在殿阁中办事，五品官也可以入阁，一切都得按照皇帝的吩咐去做。又因为内阁首辅掌握着拟旨的特权，所以阁臣都想争到首辅的权位。

雄猜之主朱元璋，就喜欢利用阁臣之间的相互攻击，利用六部

九卿之间的相互牵制，来维护皇权统治。朱元璋用心良苦，使朱家王朝传接了十六代皇帝，从公元一三六八年到公元一六四四年，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

明朝阁臣之间争权夺利，传到第十三代皇帝万历年间，就出现了次辅张居正要争夺首席权位的故事。

张居正勾结太监冯保，密写穆宗皇帝的遗诏，假传圣旨，伪称冯保与阁臣同受顾命，加封冯保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东厂总督。因而，当小皇帝朱翊钧登基之日，外廷朝贺之时，太监冯保居然升立于皇帝之右，昂首挺胸，接受跪拜，文武百官敢怒而不敢言。

太监冯保挟持小皇帝朱翊钧，总兼内外，权焰逼人。他得到次辅张居正的密报，恼怒异常，那副又圆又胖的嘴脸，气得通红，决心按照张居正的计策行事，来个先发制人。冯保暗自思量道：

“今日万岁爷年幼，实权掌握在他的生母李太后手里。我必须跪倒在李太后面前，密参首席高拱一本，将高拱削职为民，赶出朝廷，让张居正升任首席。那时，我不仅外廷有援手，而且在内廷的首辅权位，也稳如泰山了。”

冯保思量已定，便穿上一套新鲜青贴里的太监袍服，胸前水波托日，光耀射目。他头戴以竹丝作胎，以青纱蒙的官帽刚叉式帽，足登一双软底皂皮靴，急急忙忙来到慈宁宫，在李太后脚下，跪倒尘埃，磕头不止。李太后见状，莫名其妙，问道：

“你有什么事呀？快快奏来！”

冯保闻旨，并不回奏，只是一个劲地磕头，把额头都碰肿了。李太后连问几次，冯保的头也碰出血来了，方才挤出几滴眼泪，呜呜咽咽地奏道：

“奴婢受到外廷首席高拱的陷害，无处伸冤。高阁老嫉妒奴婢掌司礼监与东厂事务以后，只知道敬奉皇太后与万岁爷，不知道去敬奉高相国与阁臣们。因而，高相国怀恨在心，擅权拟旨，要驱逐奴婢，又教唆御史和给事中攻讦奴婢，要依法惩办。这分明是高阁老没有把皇太后与万岁爷放在眼里！奴婢死不足惜，只怕坏了万岁爷

的江山。当万岁爷登基之日，高拱在众大臣面前，摇头叹息，暗施毒箭，胡说什么‘十岁孩儿，如何作得人主？’他目无天子，早怀篡权野心！奴婢请皇太后明察！”

“此话当真么？”李太后不听犹可，一听就气，恨恨地说：“你要如实地奏来！”

冯保察颜观色，奸心暗喜，又以头碰地，额头上又不禁冒出了鲜血，滴落地下。他疼痛得哭出声来，声泪俱下地奏道：

“皇太后明鉴。奴婢实实不敢撒谎。高相国看不起万岁爷，还要求把内廷司礼监的权柄，移交给外廷首辅，妄图挟天子令诸侯。奴婢掌司礼监与东厂，本有先帝的遗诏和万岁爷的圣旨，高相国竟敢抗旨不遵，凌驾于皇太后和万岁爷之上，眼看皇室的大祸将要临头了！奴婢受到高相国的诬害，也不能继续敬奉皇太后和万岁爷了！奴婢来此哭奏，请皇太后作主呀！……”

奏罢，又连碰几个响头，竟然血流满面。李太后闻言见状，一腔怒火在胸中燃烧，早已气得柳眉倒竖，凤眼圆睁。她轻启朱唇，大发雷霆道：

“高拱身为内阁首辅，终究是个臣子！他竟敢背叛先帝，蔑视哀家与皇儿么？他如此专权自恣，这还了得？”

冯保听了，内心大喜。他揩揩眼泪，鼓风煽火道：

“高拱专横跋扈，百官无不忌恨！只因他大权在握，位尊势厚，大臣们都不敢明奏。倘若皇室姑息养奸，则后患无穷，一旦危及大明江山，则不可收拾矣！奴婢恳请皇太后为社稷着想，果断处置！”

李太后怒目思忖，咬牙切齿地道：

“你且退下。哀家饶不了他！”

次日，李太后降懿旨，宣召内阁大臣到慈宁宫见驾。首辅高拱闻召，自以为小皇帝朱批恩准了他拟定的阁票，要将冯保驱逐出宫，不禁暗自庆幸，便欣然率领众阁臣来到慈宁宫。

慈宁宫金圆钉桔黄门之外，突然增设两排锦衣卫士，刀枪耀眼，警卫森严。在宫门通往正殿的银砖甬道两旁，也排列着新衣鲜帽的

锦衣卫士。锦衣卫缙帅率领千户们，身穿锦金介冑，红缨拂盔，手持金瓜铁钺，列于正殿的丹陛之上，个个面沉似水，一派肃穆气氛。

高拱见此情景，甚感意外，心里忐忑不安。他硬着头皮率领众阁臣进入正殿，看见小皇帝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端坐在龙椅之上，两宫太后端坐在右边铺着淡黄色宫缎垫褥的凤椅里，太监冯保垂手立于左下方，人人面呈怒色。高拱心知不妙，但也无可奈何，只得率领众阁臣跪伏在红色地毯上。那面秀眉目、须长至腹的次辅张居正，见此情景，奸心暗喜。但他城府很深，却装作茫然的样子，丝毫不露声色。

只见李太后同陈太后耳语几句，便对小皇帝朱翊钧说道：

“皇儿，你叫冯保宣读诏旨吧！”

小皇帝一摆左手，降旨道：

“冯伴伴，宣读吧！”

“奴婢遵旨！”太监冯保从龙案上捧起诏旨，尖声宣读道：

“两宫太后诏曰：告尔内阁大臣，兹有大学士高拱，不遵先帝遗诏，揽政擅权，威福自专，通不许皇帝主管，特将高拱削职为民，命其立刻出京！尔等大臣，受国厚恩，不得阿附权臣，不得蔑视幼主！尔等大臣，应当悉自洗涤，竭忠报国！若有重蹈覆辙者，定当重惩不赦！钦此！”

首辅高拱闻旨，犹如黄河塌了岸，长江翻了船，惊出一身冷汗，黄脸变得苍白，气得白如银丝的大胡须抖动起来，几乎晕倒在地。

众阁臣闻旨，目瞪口呆，相顾失色，不知所措。

次辅张居正闻旨，那张马脸欣喜得变成了椭圆形，顿泛红光，眉飞色舞。太监冯保现出胜利的微笑，得意洋洋，神气十足地尖声喝道：

“诏旨宣读已毕，众阁臣出宫去吧！”

众阁臣默然无言，叹息着退出慈宁宫。独有高拱浑身疲软，仍然匍匐在地。长须白脸的次辅张居正，竟来充当好人，亲手把高拱搀将起来，扶出慈宁宫。他们走到宣武门的时候，张居正假意安慰